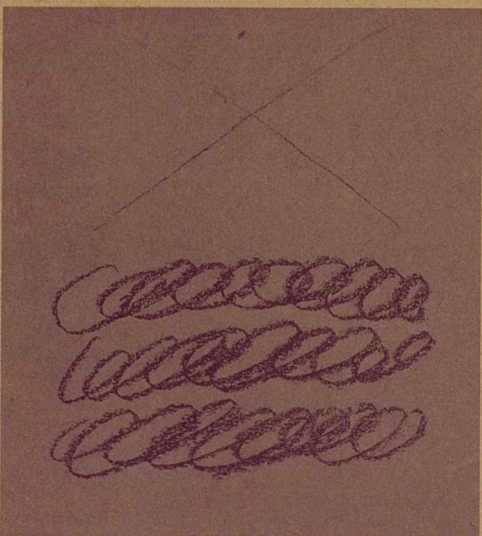




2001.No.7 张晓刚 布上油画



手稿 叶永青 布上丙烯

吸收。这些价值已不能在原来的范围内整合。此时，我们寻找的传统其实是很现代化的。目前，地域文化的认同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判断，还是来自东方的自我辨认，这些都是现代价值对传统价值与地方特性的一次拉拢。从表明上看，这是一场文化的重新建设，但实质上，这是一场有

功利目的的政治竞争，只是我们在这一场竞争中(这场竞争对我们来说不象对日本与韩国来得那么强烈，这与我们目前的发展处境有关)到底能获得多少主动性?主体价值到底能显现多少?以现代地域文化理论为指导的大量外展往往远离了使地域文化获得主动性的这一理论基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很适合他们的需要，同时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国际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创造地方性认同成为两者努力的方向，只是创造地方性认同的内容两者大相径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已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经济秩序主动与霸权地位的西方为了建立新的适合发展的新秩序，主动提出多元文化的理论，作为在20世纪一直处在边缘，同时是不断被改造的我们的文化，今天似乎有了其相对的意义，在思考全球化进程时，地区性差异变成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立场来看待这些变化：是从多元化的状态来强调我们一元的相对性?还是从多元化发生的原由来看待一体性与差异性的问题及我们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及我们所可能采取的行动。目前对于语境的关注要远甚于先前对于宏伟理论的要求，今天文化已清楚地表明它依据政治与经济力量并在其中被建构的性质，我们将赋予它何种意义以及它将带有何种政治意义都将取决于语境以及偶然性而定，而非理论的立场。



第十二次沙尘暴 杨兴文 水墨

焦虑沙尘暴

◎ 彭德

西安之东，黄河之西，华山之北，渭水之滨，莽莽苍苍一座农场。场长杨兴文是一位现役军人。军人爱好书法的多，爱好水墨画的少；爱好水墨画的人物，画古典形态的多，画现代形态的少；画沙尘暴的，闻所

未闻，只此一家。不要说中国军界，就是整个中国画坛，包括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前卫艺术界，在沙尘暴肆虐中国的数年间，居然没有一个人涉足这个题材。这正是我对这位场长的艺术表示敬意的原因。



第十三次沙尘暴 杨兴文 水墨



第十一次沙尘暴 杨兴文 水墨

杨兴文出生在陕西礼泉县，位于唐太宗昭陵九宗山下的御道边。在他的记忆中，这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曾经是那么的美好。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原本美好的中国式田园风光，正在慢慢地从他的视野中消失。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象一个摆不脱的梦魇，始终在纠缠着他。面对这个横跨中国五千里地域的灾祸，他能做什么呢？他曾经计划将穿越

农场境内的公路两边的空地植树，做为挡风的屏障。不幸的是他发现自己无权支配这些空地，而有支配权的地方官员又不感兴趣。官员在各地做官，几年一换。这有利于防止腐败，但却助长了短期行为。人们只注重当年生效、立竿见影的工程，而植树工程不等树苗长高，领导就要改换门庭；将来的子孙受益与否，同政绩和升迁有何干系？三千年来，官



龙卷风 杨兴文 水墨

员走马灯似的换届，应该是包括沙尘暴在内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一个原因。

翻翻史书，两汉四百年，只有《汉书》曾记载过一次沙尘暴。汉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即公元前32年5月13日，首都长安西北方的夜空，亮如火光。第二天一早，西北方刮来大风，满天红黄色，沙尘遍地。成帝驾崩，哀帝即位，有大臣检讨朝廷的过失，认为沙尘暴出现，是上天对朝廷重用王莽家族表示非议的征兆。唐代三百年，有关沙尘暴的记录不大详细。据《旧唐书》记载，贞观11年7月1日，即公元637年7月28日，满天黄色，随后大雨成灾。唐太宗认为是天谴，引咎自责，指示朝廷官员批评朝政。轮到中书侍郎岑文本发言，他建议选举官员要透明，奖惩要慎重，有才能的人要提拔，无能之辈要辞退，要鼓励官员发表政见，皇帝有了过失，应该立即改正。唐代沙尘暴，主要在大西北的沙漠

尘暴的影响。在美国的夏威夷，地表覆盖着一层来历不明的黄土，经考证是中国沙尘暴在千百年间东播的结果。沙尘暴形成于生态环境的失衡，直接原因除了干旱和虫灾，主要是战争与无度的开发等人类活动。数千万年前，新疆的大沙漠曾是一片森林，至今仍有大量直径1米左右的树干化石。在周代，这一带变成了草原。周穆王西游列国，到达西王母管辖的地区。据《穆天子传》记载，途中没有关于沙漠的描述，更不要说沙尘暴了。秦始皇营造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将陕西和川北一带的森林砍光。唐太宗临死前，指示大臣将自己葬在九宗山。那座金字塔形的山，距长安约60公里，当时举目可见。而今即使在大晴天，也很难看清6公里外的山峦。20世纪30年代，陕北一带的森林，由于大规模垦殖和烧炭，已经变成荒漠化的干旱地区。中国人爱吃的野生发菜，产在宁夏一带。为了满足嘴巴的恶习，近几年来，宁夏一带的沙漠化速度令人触目惊心。每到春夏之交，沙尘暴横亘大西北。杨兴文爱水



沙尘暴系列(一) 杨兴文 水墨

地带。公元754年，边塞诗人岑参，受命征守边关，在今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一带活动。他的传世诗篇写道：“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正是这种令人生畏的沙尘暴，使得唐代大西北的城邦逐一消亡，仅新疆地区就有几十座。其中，南北朝湮灭的喀拉敦古城，在今和田县以北沙漠深处300公里的无人区；唐代湮灭的有皮朗古城、曲惠古城、大故城、石头城以及被称为“沙漠中的庞贝”的楼兰古城；宋代有阿无斯色伯勒古城、托和沙赖古城、康奥依古城；元代湮灭的交河故城、锡依提牙古城；明清之际有吐鲁番圩子旧城、海努克古城、阿里麻里古城、磨河旧城、北庭故城、博乐故城、高昌故城。长此以往，我们的后人，会不会在茫茫沙海中凭吊西部重镇银川、兰州和西安呢？

沙尘暴为害之烈，早已超出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都已感受到了沙

爱山，10公里外的华山，尽管百看不厌，但清晰可见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

画沙尘暴，如同渔网打水，如同徒手捕蛇，无从下手。这也是人们回避这个题材而沿袭常规题材的重要原因。杨兴文画沙尘暴，有时用密集的短线或长皴画满画面，甚至全幅漆黑。70多年前，林语堂在他主编的《论语》上发表过一件全幅漆黑作品，题词是：半夜十二点钟，一个黑人在非洲的密林中捉乌鸦。同这类搞笑的漫画不同的是，杨兴文的黑画寄托着作者的一腔愤懑。他有时将沙尘暴拟人化，画成一群魔鬼。他作画多用丈八宣，铺天盖地，鬼气逼人。他也附带地画钟馗，旨在打鬼。杨兴文是一位工作狂，采用的是诸葛亮式的事必躬亲的作风，画画只能在夜阑人静之时。他用这些既谈不上漂亮、也谈不上卖相的作品，表达着一个画家忧国忧民的情怀。